



猶太人的散聚

Tuvya Zaretsky 著 編輯室譯

「散居」(Diaspora)一詞往往特別用於一個種族，就是猶太人身上。差不多美國的英語字典，Diaspora一字的首字母是大楷D，往往以猶太人的散居(dispersion)或「分散」(scattering)來定義；但提到其他同根源、同背景、同信仰的民族分散時，則僅用小楷d。¹然而，當深入研究猶太人的歷史時，散居確是猶太民族的特性。

亞伯蘭(稍後稱為亞伯拉罕)是首位散居的族長。神呼召他離開本族、父家到神所指示的地方去，他帶著整個家族在帕丹阿蘭(Padam-Aram，即美索不達米亞)之地遷移，住在迦南人和埃及人中間。摩西也是一個到處為家的以色列人。約在公元1450年，他遵從神的命令帶領整個民族離開寄居的埃及地。主實踐了對亞伯拉罕的應許，他的後代在西奈曠野流浪了40年後，得以進入新的土地。耶和華吩咐猶太民族每年都要記念族長和他們的歷史，對子孫們說：「我祖原是一個將亡的亞蘭人……。」(申命記二十六5)

「散居」一詞也特別指猶太歷史上北國以色列人首次的流放(exile)。公元前722年亞述帝國攻陷撒馬利亞，其一貫政策是把所征服的國家人口大規模遷徙，避免他們謀反。所以，北國十支派被迫遷徙到亞洲其他地區，而其他民族則遷進了他們的土地，並且通婚，生下的混血後代稱為撒馬利亞人。

公元前586年，巴比倫軍隊入侵，征服了其他兩個支派所建的猶大國，同樣，猶大國民成為俘

虜，被迫離開國土，向東進入亞洲。猶太歷史家H. H. Ben-Sasson斷言，猶太歷史上這兩次災難性的分散，塑造了猶太人日後2,500年的生活模式。²

著名作家David Zax指出，這兩個名詞雖然一般都指猶太人的散居，但兩者有別。以色列學者一般用希伯來文 *golah* or *galut* (גלות or גולה) 來表達「被擄」(captivity)或「流放」(exile)，但Zax這位美籍猶太人指這是「不適當的翻譯」，因為「流放」含有負面的暗示，而不僅像「散居」(diaspora (διασπορα))一詞所指是一個民族「散居」或「分散於外地」。³「被擄」是一個歷史上的名詞，描述一些人本在猶太地安居樂業從未在外地飄泊，如今被迫離開故土。(參結一1，二1；王下十七23)從神學角度來看，他們成為分散之民是神的旨意。(參申二十八64；雅一1)

這兩個詞語的差異可以幫助我們明白，為何自1948年以色列建國以來，散聚帶來如此顯著的內部爭議。猶太人的現代散居，可從公元70年耶路撒冷聖殿被毀，以及稍後135年的猶太革命算起。錫安主義者會說，當一個猶太人的國家存在時，散居便算結束。所以，大多數以色列的國民會認為，任何猶太人仍選擇留在國境以外的便算是自我流放。

2006年10月，以列總理奈佛利亞胡(Binyamin Netanyahu)明確地指猶太本家是流放的猶太人「唯一的希望」時，引來不少爭議。人口統計學的研究指出，在非正統猶太信仰的散居猶太人中，與外族

通婚、低生育率、脫離猶太教等各種趨勢正在上升。另一方面，以色列境內的猶太人也有明顯的散居運動，像全球人士一樣很多人都在「遷移」、「改變」或「離開國土」。

從神學看猶太人的散居

全面從神學角度來討論猶太人的流放與散居，並非本文的範圍。然而，若我們沒有忘記，聖經告訴我們，亞當與夏娃被流放乃出於神的目的與恩典，要他們離開伊甸園在避免他們吃了生命樹上的果子而永遠墮落。(創三22-24)

神有祂的目的，祂允許亞伯拉罕的後裔暫時寄居於別人的土地。(創十五13-16)首先，那些邪惡的亞摩利人會被殲滅。神將他們遷往別處，把他們的土地讓給以色列人。然後，神藉寄居埃及地來磨練以色列人，因此，亞伯拉罕的70個子孫要下到埃及，但430年之後，生養眾多，全族超過60萬男丁及許多婦孺。(出十二37，三十八26)可見，分散使家族繁衍。

或許，有些人會認為，猶太人的分散，甚至被擄，是無意義或是一個咒詛，雖然亞述與巴比倫的入侵皆出於神的計劃和目的。其實，在他們散居異地之前耶和華曾差遣以賽亞作使者去警告和安慰以色列民。雖然，以色列民暫時遷離應許之地，神仍保留一些忠心的餘民，最終會歸回救贖主彌賽亞，「必有一位救贖主來到錫安——雅各族中轉離過犯的人那裡。」(賽五十九20)

這位救贖主是創世記三15所應許的女人的後裔。神的計劃是這樣的：彌賽亞耶穌基督降生為猶太人，是亞伯拉罕的後裔，萬族都因祂得福。(創十二3)一群忠心的以色列餘民會信靠祂，在使徒行傳二章可以看見，分散各地的猶太人回到耶路撒冷過逾越節，他們因此得以聽見彌賽亞已臨到錫安的好消息，很多人就在這天相信了彌賽亞。(徒二36-41)

其後，這些新的彌賽亞信徒帶著福音回到自己散居之地，在會堂裡和偏遠的社群裡向其他的猶太人和外邦改教者傳講彌賽亞耶穌；這些分散的以色列人就是主所用的首批器皿。

當司提反受逼迫殉道後，主也使用分散到各地

的猶太信徒將福音傳開。跟隨耶穌基督的猶太信徒因相信彌賽亞救贖主而被逼害、追捕、恐嚇，羅馬兵步步追趕，他們就從耶路撒冷一直走到塞浦路斯、腓尼基，最後到了安提阿。沿路上，透過他們的見證「信主的人就很多了」(徒十一19-21)可見，是這首批受逼迫的餘民將好消息散播到猶太和外邦的散居之民中，使他們有機會認識主。

當然，現代散居的猶太人仍然很多。耶和華神是信實的，祂履行與亞伯拉罕所立的約，保留一群屬祂的子民。這是神永不磨滅的見證，正如神對摩西所宣告說：「耶和華，耶和華是有憐憫、有恩典的神，不輕易發怒，並有豐盛的慈愛和誠實。為千萬人存留慈愛，赦免罪孽、過犯和罪惡……」(出三十四6-7上)

可是，無論猶太人或外邦人，無論在本家或外地，都只有透過彌賽亞耶穌的福音可以得到永恆的生命。(參約十四6；徒四12)所以，我們應該關注今天猶太人居於何處，如何使他們得聞福音。

散居猶太人口的統計

The Jewish People Policy Planning Institute每年都會發表年報，提供全球猶太人的最新情況。⁴ 希伯來大學Hartman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Jewry教授Sergio DellaPergola對當代猶太人口所作的研究相當受重視，最近於2011年2月發表了一份報告。⁵ 這份*Equator Piece on Jewish Population*的報告中指出：全球現有猶太人口約1,342.8萬，其中80%與以色列本土人口(570萬)相關連，在美國則有540萬。可說，自第一世紀以後，今日的以色列境內集中了最多的猶太人。⁶

在以色列以外的亞洲地區，8個前蘇聯亞洲國家的猶太人口急促下降，仍有的數目如下：亞塞拜疆(2010年有6,400)、烏茲別克斯坦(4,500)、哈薩克斯坦(3,700)及格魯吉亞(3,200)。在以色列外以單一國家計算，亞洲區內猶太人口最多的是伊朗，1979年伊斯蘭革命後仍有10,400人留在當地。⁷

讀者若有意認識今日以色列境內和散居各地猶太人的文化是怎樣形成的，可以多認識以下各事件。在過去130年裡，六次歷史事件對現代猶太世

界的人口帶來不可磨滅的影響。⁸

- 十九世紀末俄羅斯的反猶主義和迫害
- 大屠殺
- 錫安主義和以色列國建立
- 歐洲及蘇維埃社會主義的崩潰
- 經濟因素帶來猶太人的移民
- 同化與通婚

今日散居的猶太人

以色列國是今日猶太人的家國。若1,340萬餘的人口只有570萬猶太人居於以色列，明顯地，並非所有猶太人都是以色列國民，也並非所有以色列國民都是猶太人。以色列國境內有阿拉伯人，也有其他非猶太民族，以色列人是一個國籍的稱謂。

猶太人是亞伯拉罕、以撒、雅各(以色列)一族的後裔，歷史上他們都被稱為「以色列人」或「以色列的後代」，是一個種族。

如此，在以色列境內的570萬猶太人是以色列人，而散居的猶太人可以有其不同的國籍，如美籍猶太人、南非籍猶太人或阿根廷籍猶太人等。

以色列的猶太人在過渡

過去30年，以色列境內的人口因各國回歸的猶太人而倍增。第一批移民回歸，是在1948年宣佈建國後從中東和北非各國回來；近年，自前蘇聯大量回歸掀起了移民浪潮，稍後是埃塞俄比亞，最近南非的猶太人正逐步回歸。

Stephen J. Gould稱以色列人是「過渡性移民」，因為他們很容易便能離開舊有的文化和經濟環境。⁹ 作為暫居的人口，以色列人往往因為經濟機會、學術研究、世界的吸引或政治的需要而遷移。特別是年青的以色列人，常渴望離開自己版圖小又被隔離的國家到外地旅遊。一俟完成兵役後，往往會用一年的時間到外地探索，受歡迎的旅遊地點如印度的果阿海灘、喜馬拉雅山、泰國、老撾、峇里、巴西、西歐及北美。他們在旅遊時會對新的文化開放，所以不少西方的差會已把握機會去接觸他們。

以色列人中62%已經世俗化，屬於「傳統」或

「正統」的不足38%。以色列人正在面對文化的轉變，他們往往透過神秘猶太教(Kabbalah Judaism)對新紀元的屬靈事物開放。然而，這也是一扇敞開的福音之門，讓新的屬靈觀念形成為一股引人入勝的文化。

猶太人與中國

根據歷史，猶太人可能在第八世紀已經沿著絲綢之路來到中國進行貿易。耶穌會士利瑪竇在1605年所寫的報告中提到，今日河南的開封已有猶太人聚居，並於1163年建立了會堂。直至二十世紀初，猶太群體仍在茁壯增長。現代，中共也承認這些開封猶太社群的後代是一個少數民族，但官方則視這些開封猶太人後代已經完全同化於漢族。¹⁰

在中國上海，根據Herman Dicker所寫的*Wanderers and Settlers in the Far East*一書，曾有三個不同的階段。¹¹ 第一次是在十九世紀，當時有一些來自巴格達的猶太商人，最著名的有沙宣(Sassoon)和嘉道理(Kadoorie)兩個家族，後者在上海和香港大規模發展貿易和地產而致富。在1932年，上海股票交易會的會員中西班牙系猶太人塞法迪(Sephardi)佔了40%。

第二次是在二十世紀初，一些在俄羅斯服役的猶太人脫離部隊，加上俄羅斯發生革命，這些猶太人到了中國，大多定居於哈爾濱，至1929年數目達13,000萬。當日本佔據滿洲後，這批德系猶太人(Ashkenazi Jews)被迫南遷，但拒絕融入上海塞法迪猶太人的社群。

二十世紀早期，上海是其中一個自由貿易的港口，猶太人與其他民族一樣可以自由進出而不受限制，因而有第三次的猶太移民潮。在1937至39年間，約有2萬猶太人為了逃避大屠殺而抵達上海，戰後轉往美洲、澳洲及巴勒斯坦。在同一時間，一批為數不多的德國和澳洲的猶太人來到廣州，但被限制在特定的範圍內活動。戰後，因為中國的內戰，上海的猶太人紛紛撤退，移居以色列或美國，但仍有少數的猶太人留在上海。¹²

今日，中國上海和南京分別設有猶太研究中心，而以中兩國有良好的外交關係，在文化、科

技、經濟上都緊密的交流。倘有意進一步認識，讀者可參閱Dr. Shalom Solomon Wald在2004年寫的文章“China and the Jewish People: Old Civilizations in a New Era”。¹³

接觸以色列人的有效途徑

大使命中心特別鼓勵信徒向猶太人傳福音，以下是一些接觸亞洲猶太人的建議，特別是在遠東地區旅行的以色列人。

1. 以色列國有意加強與中國人民以及文化上的交流。當然是基於政治及經濟上的考量，以色列政府有意派遣學生到中國生活及作研究，因此，中國信徒家庭可以盡地主之誼接待以色列的留學生。人一旦離開自己的文化環境時，會希望有跨文化的體驗。因此，中國信徒家庭便有機會與以色列的學生討論福音，改變他們的思想。

2. 設計一個文化交流的課程，邀請以色列人來向中國信徒教授希伯來文及猶太歷史。以文化交流為焦點，借討論哲學、歷史及語言時引入福音。

3. 提供及差派中國語言教師到以色列，或中國人開設的中心內教授語文。如此，也可以藉文化交流自然地引入屬靈的問題。

4. 與差會合作，探索機會接觸那些剛退役而背上背包旅行的年青以色列人。已有不少不同種族的基督徒在尼泊爾、北印度、峇里、泰國、老撾開設小商店、餐廳、青年旅舍，又或在果阿海灘開辦渡假村，以接觸年青的以色列人。

5. 在以色列的雜誌和書刊上刊登廣告，吸引上述年青的以色列人到中國人的地方來旅遊。一個整潔、安全、價廉、招待周到的地方很快便會在年青人中間廣被宣傳。在舒適的環境裡，一面吃飯一面討論聖經歷史和預言，更可以從中傳遞福音。

6. 每逢秋季，以色列國民都會有一個星期的假期以慶祝住棚節。在古代，這是一個在聖殿慶祝豐收的節期，今日已演變為一個象徵團結的遊行，有來自不同的國家的團體，包括基督徒團體前來一同慶祝。中國基督徒可以組隊參加，特別是文化交流的活動，這是向以色列傳遞彌賽亞的好機會。

7. 夥伴合作：在以色列境內約有7,000猶太信

徒，向以色列國民直接、面對面的佈道是合法的。歡迎中國的佈道家前來，他們的參與會使彌賽亞耶穌的名字更清晰響亮。洛桑世界福音委員會的猶太福音事工有一份全球猶太差會的名單，他們的網頁詳細提供以色列境內福音工作的資料，是非常有用的資源，有意者可以與他們聯絡。¹⁴

註釋

1. David B. Guralnik ed. *New World Dictionary of the American Language, Second College Edition*. (World Publishing) 1978.
2. H.H. Ben-Sasson, ed., *A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182.
3. David Zax, “Whose Diaspora is it Anyway?” *Moment Magazine*: October/November 2007.
4. <http://jppi.org.il/>
5. <http://jppi.org.il/news/71/58/World-Jewish-Population/>
6. Arnold Dashefsky, Sergio Della Pergola and Ira Sheskim, ed. *World Jewish Population 2000*. (Berman Institute – North American Jewish Data Bank, 2010) available as a .pdf version at «www.jewishdatabank.org/Reports/World_Jewish_Population_2010.pdf»
7. *ibid.* p.55
8. <http://www.jafi.org.il/JewishAgency/English/Jewish+Education/Compelling+Content/Eye+on+Israel/Demography/Background.htm>.
9. Stephen J. Gould, *The Israeli Diaspor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2).
10. Wald, Shalom Solomon. *China and the Jewish: Old Civilizations in a New Era* (Jerusalem: The JPPPI, 2004) pp.75-76.
11. Dicker, Herman. *Wanderers and Settler in the Far East: A Century of Jewish Life in China and Japan*.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62)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babel.hathitrust.org/cgi/pt?id=mdp.39015010379603>».
12. Ron Gluckman, “The Ghosts of Shanghai,” *Asia Week*, June 1997.
13. The Jewish People Policy Planning Institute; P.O. Box 4689 Jerusalem 92228 Israel; email info@jppi.org.il.
14. See www.lcje.net.

〔作者為美國洛杉磯猶太歸主會(Jew For Jesus)同工訓練部主任，亦為洛桑福音事工委員會猶太事工部主席、美國西方神學院客座講師〕